





新編覆醬續集附錄卷之二

門人 石克子復編纂

詩仙堂六物前後三謠

前三謠總序

讀耕林子

丈山丈人一旦得三物以為奇珍曰竹如意曰櫻毛拂曰木根几誠是山房之逸品文場之勝具也余聞而想慕之馳牘問其形模丈人圖描以被示之於是做白香山之例三謠信口且各附小序遥投呈之

竹如意謠并序

如意之制如篆書心字蓋心之表也丈人既採用

而銘之抑古人解忠恕二字曰中心爲忠如心爲
恕乃盡已推已之謂也竹之外直內虛不混于群
木不屈于雪霜是竹之中心所謂盡已之忠也如
意之以可拈提以可擊碎以可搔爬以可備忘者
固其所蘊也隨人之所用而已是如意之所以爲
如心所謂推已之恕也夫忠恕者大本達道之體
用也其理無不周備焉蓋嘗就此而觀省乎吁竹
如意真是奇物也丈人往年依憑于中國人以求
之既而得鐵如意以其牢重不易把捉故不受之
去歲得之于書估之手以達素望云

竹如意竹如意憶看形製精且緻風高泰山冉冉根
雨洗淇園猗猗翠尋常斧斤採斫久揉曲裁成若干
器此物僅能鍛竹末良工却不苦心思圓根蟠屈勢
屹然高窅皺疣節節異若非凝雲落自天定知蟄龍
躍在地如意之製自古傳金玉鐵犀各相備吳主瑰
珀又何求石家珊瑚應棄置最喜此物出恒品錦節
斑紋真瀟灑巧造不啻始于今遺編件件尋往事義
慶僧紹分朝野珍重官家有此賜君不見龜堂陸放
翁此物天矯任指使老來閑退劍南筆隨意雜興皆
遊戲又不見晞髮謝處士一擊竹石俱碎墜慷慨感

慕文丞相千歲凜凜存節義餘芳流譽固如斯奇矣
丈人所玩嗜嗚呼人生各有願拘攣齷齪多難遂綠
水碧山不負吾無奈空守平生志丈人元是士林旗二
十年來脫塵累幽懷閑情無枉塞如意之名最相類

樓毛拂謠 并序

凡物之微者人競棄之而弗顧人知樓拂之薄隨
不知其效能雖難代白羽然可除蒼蠅是杜陵翁
所以詠樓拂子也蓋以此人有所長皆可取而用
之不可棄也竹頭木屑猶不可棄而况樓拂乎前
人號樓帚為樓將軍號樓拂子為樓指揮其掃退

蕩除之風致最多矣哉余想此物之功匪啻除蠅
蚊而已乃創新意叙其隨時以可便用云爾

樓毛拂樓毛拂輕輕軟軟隨提挈聞說凹凸幽窓中
夜叉頭髮巧牢結何必樓鞵稱老夫豈管樓筍味柔
滑樓毛不是 本朝產遠自中山國裏出纖纖真成

亂絲垂潤美孰與香油抹森然檢束倭竹柄黃蠟明
珠姿色潔想應二百年前物曲節不缺又不折驀地
落在丈人手一揮先看清風發架上細塵觸處散直
使蠹魚出簡札紅千紫百三春暮風飄落蕊擁堂室
五月六月最炎蒸朝蠅暮蚊漫羅列滿徑碎錦吹入

窓林楓搖零晚秋日六出散亂簾幌前顛絮飛粉乍
 點綴彼此之時為舉揚快意拂拭自怡悅况又山庭
 來客稀草露苔嵐掃塵轍要頰方寸最清淨茅塞蓬
 蔓永刈裂緬懷西川杜工部復是河南邵康節各弄
 此物聊品題千古風調同一律

詩之押韻通用八聲
 數韻者古詩杜詩先

例惟

木根几謠并序

高深甫曰隱几者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帶之半
 者為之有橫生三丫作足真之榻上倚手頰頰而
 卧友人吳破瓢一几樹形皺皮花細屈曲奇怪三

足天然摩弄瑩滑宛若黃玉誠希有物也方今木
 根之几甚以相類不加一刀削不設一絲飾丈人
 之所愛不亦宜乎豈意珍材奇物潛藏于黃壤之
 多年而一日表出于人間不入禁墀不入侯門不
 入權路不入士林不入梵宇不入俗塵而入丈人
 之幽築可謂希遇焉可謂良緣焉匪獨丈人之幸
 也亦是此物之幸也

木根几木根几奇形瑰狀皆盈視上頭二尺五寸長
 尺五寸許其底裏腰圍成環半身一根宛然分三
 趾中間之高一尺餘不曲不斜不偏倚內如削成其

外圓風姿灑落有條理肌膚瑩滑無外飾與彼美玉
精蠟似皴皮疣贅爛縱橫世間丹青豈摹擬或如斷
雲出溪岫或如細流澗暗水或如美人粧靨嬌或如
巖波微瀉起却疑二石天外推下有砂礫推相委復
想輕雨新淋漓草毛苔髮帶潤美數道殘虹左右分
霧縠羅紋更薄靡上面試准半笠倒三脚匹如小鼎
峙竒哉瑰哉天造之刀尺不旋工倕指未審那箇是
何樹松耶柏耶桑耶梓全樹旣被斧斤仆根到九泉
幾年紀風饕雪虐土壤裂一旦發露伴樵子樵子盡
力拔得出挽轉擔荷入街市賴有丈人早尋覓儻投

薪柴甚可耻假饒偶得俗客愛應須雕刻加文綺丈
人唯獨任天然几頭坦平掃塵滓靜拄肩背又橫肱
往往神遊華胥氏一爐辦香篆煙凝軍持時插百花
葉三餘可惜明窓下高閣經傳及子史朝繡暮繹不
知倦平生蘭膏以繼晷摹古乘興揮大字吟詠雪月
操筆紙相凭對話謝雜賓四時幽賞多在此烏皮几
蟠木几玄暉樂天各自喜到頭不免斧鑿痕造化天
真何以比本朝古來未嘗聞清玩直從丈人始

後三誥總序

余既為丈山丈人新製三謠而寄之丈人又被求木
崑崙沙鐵瓶眉公琴三物之題詠於是就其圖樣各
裁古謠并小序以呈之乃號曰後三謠云

木崑崙謠并序

古云崑崙吞棗蓋無所知覺簡擇之謂也此之木
崑崙初見之人知其為楮拙而已方今雖未親見
之而對其物色以知為巖洞之巨木根以知為丈
人山居之一具以知為香案之用以知香爐之可
供香合之可設頭足兩穴之鋪叙也既知覺之又
簡擇之崑崙吞棗之嘲可以免矣乎一笑

木崑崙木崑崙偉姿珍品難得言不知何處雲山裏
體露千年老木根物之潛見固有時偶入四明山人
門長尺四寸橫九寸赤色黃色木膚痕上面左右峙
相向凹處香爐不用盆左如斷巖淡雲起右如獅子
頭目掀中心空洞坦蕩蕩腹之便便可摩捫腰圍二
穴大與小洞口氣象不幽昏奇觀乍怪馮夷窟神遊
定是靈仙源那邊挂置小香合下底亭立兩脚跟太
痛小贅各不一乾理滑紋紛紛繁或如倮蟲形色異
或如珍禽奇獸奔滄波迢迢崑崙國使者消息古來
存借問黑廡持此物蹈海遠到豐葦原崑崙之名太

竒哉豕腹紫若不足論薰爐心清幽窓下黃雲一縷
一陣翻螺甲誠割崑崙耳書惟永避塵世喧木根香
几最可愛香床香閣妄自尊

沙鐵瓶謠并序

周之寶鼎秦之銅人飛沉之後遂弗再出矣清
流錢赤壁之折戟往往浮出矣其重者之不得現
也輕者之不久藏也可以見矣今此沙鐵瓶固不
輕也不甚重也陷入于滄海漫漫之後曾日月之
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其墮在于波底而船以凌
焉棹以撥焉鐵猶以衝焉網罟以絀焉善沒者白

水即以觸突焉者可以想矣然其出之不早而相
遇于今日不亦竒乎豈圖水府鱗屋之古物作爲
丈人山房之幽勝也可以悅矣偶做寓言之例聊
叙臆度之見而永言之

沙鐵瓶沙鐵瓶從前誰家脫模型一旦載得江上船
提持誤落勢不停作沈作浮俄頃間直下終然入清
冷水官得之久怪訝驀頭捧致貝闕廷廣利大王偶
見之撫摩指點頗叮嚀世間器具邂逅遇試認所產
無題銘欣然開筵聚類族蛟苗鼉鼓附群伶廣潤廣
澤又廣德五湖七澤大小竈萬里追隨相鱗次魚魚

雅雅有儀刑靈虛殿上天浮水夜明宮外水浸星珊
瑚之床琥珀棟璣璫楹楣響瓏玲紫衣青玉各輝映
太陽道士講大經席上宴闌樽不空清濁醲薄湛醪
醕此時鐵瓶復陳設盎盎浮蟻更如萍瓶之罄矣既
不覺鱗部酪酌皆不醒人言有酒如淮漚胸中今又
吞渭涇蛟螭元來畏鐵物瞥見睨視自貶猶艷嫌其長
在龍王宮伺隙握走投沙江廣利憮然聊地忍烟波
霧浪漫冥冥恍兮惚兮渺茫兮寓言之談暫驚聽君
不見衛公李靖微賤日靈山逐鹿路晦暝取瓶滴雨
七百里騎馬歸來終出廳又不見雙流縣內保唐寺

登時巡掃僧院庭柱上偶有小瓶子箇中龍女藏其
形試問鐵瓶彼耶此臆度之說故只寧東瀛曠漾西
洋遠南之渤澥北之溟浪淘潮盪沙泥觸味知向來
幾千齡踣跳忽出於世間不入街舍入巖窟丈人指
做幽居具手自携玩眼為青鐵質分列大小點斑斑
錯雜轉熒熒赤是砂石白塩花粘綴牢着似錮釘表
裏兩箇牯蠟殼凝附猶如帶餘腥大小二穴宜貯水
滑潤唯覺露脂零自然粧態無人巧奇物活動含精
靈嶄乎砂石之小山見說堆塩矗亭亭丈人觸用為
軍遲四季衆花逐次馨花是各色慰雅情相對雲案

與硯屏銀玉琉璃瓶信美世人玩好附通冬惟茲鐵瓶堅且久傍觀或擬劫初鈴愛之感之又敬戒要須守口心惺惺

眉公琴謠 并序

琴之流傳也中華自古至今矣本朝上世亦然矣布在國史邑上冷泉之御宇猶不絕矣既而寥寥罕聞焉大人慕華風好古雅往年憑所識之中華人而尋索七絃于長崎港偶有華人李西湖之持來乃欲買之西湖曰此是陳眉公之家琴而珍藏自愛之然而百方求之以得之於是大人之志

願畢矣遂姑以眉公琴名之云爾眉公名繼儒本明近世之學者也其所纂之秘笈未遑援證粗述七絃之製玩而已

眉公琴眉公琴手玩遺名可追尋義農造琴幾多絃重華南薰表五音少宮少商文武加七絃之製古來今最知梧桐堪其用珍材採自嶧陽岑琴面諸稱是何為額下承路絃眼觀岳山聳然肩相及鳳翅曾拂崑丘琴腰邊冠角頗厚重焦尾跟跟不差參點點歷歷十三徽如彼編貝與聯琳琴背諸稱是何如先看居穴僅切深護軫琴軫絨扣緊軫池托軫近相臨龍

池八寸雲可起，直使靈物潛。在涔一雁無聲張，兩足纏絲捏住，長持襟鳳沼。四寸清如許，誰聞雖啣啣吟托尾之勢，似冒突天地。二柱藏陽陰，雲和空桑又龍門古調好，是滌邪淫。綠綺落霞輕，且清雙月響。泉更淋淋向無中，即能識得響殘悉。皆煇于燧琴之名狀。吾云云仰慕正聲，至悃悃此物固匪僅。賢已聖製賢作夙所欽，天人和合神明德。漠然窺者太古心，清彈高通雲路上。舞彼千仞之飛禽，妙曲直透幽淵底。躍此百頃之遊鱗，我我洋洋最快活。伯牙遺響誰能尋，月嬋娟兮花閑淡。石上軟坐松風侵，曉霜踈踈夜

雪霽鳴鶴一聲夕，露浸故人故鄉雲。千里蕩子不歸空，閨砧道士遐望廣寒宮。壯夫慷慨按劍鐘，情景適怨順其時，盈耳操引各不嗜。琴之典故姑舍是，本朝此道歎霾沈。丈人閑居昔闕焉，覓得信不換千金面。背品目皆完備，整整七條之綫。綫綫健組殊與子弦似，歷年縱多豈施。絃琴是駟色蒙以皮，漆塗鮮明。曩于衾珍重古具，添幽趣想像撫憂慰。胸襟記得須彈須不彈，由來取樂在山林。

詩仙堂六物演前後三謠

演前三謠

向陽林子

丈山石處士寄書曰頃間得竹如意櫻毛拂木根几
山居之愛無過此三物乃寫其形模贈函三子使余
同觀焉初余聞其事想像其雅淡今見其圖擊節嘆
賞曰誠是無雙勝具也幽栖清玩何以加焉函三子
為之作三謠各并小序以呈之其由來形勢曲暢長
言之殆似無遺漏未知協盛意否余於是欲緘口然
見此三物若無一言則與俗客齊而不異木石哉遂
做陸士衡連珠程泰之繁露例聊演其說曰如意之

制多或以琥珀或以水精或以珊瑚或以金玉或以
犀角美則美今非所取焉拂之制亦多有用麻繩者
有用白牀者有用旄牛尾者有用麈尾繩者巧則巧
今非所取焉几之制亦多有以玉造之有以黃金造
之有以白桐造之有以漆雕之有以錦飾之華則華
今非所取焉唯竹節之自然為如意也櫻毛之自然
為拂子也木根之自然為几案也不以費工不以假
飾者今所取之也若以此三物使逢處士壯年之用
則如意可以指揮勁卒拂可以代鞭策几可以投偃
句之門今則不然把如意則講經書揚拂則掃世塵

憑几則弄筆硯一日不可無此三物也昔歐陽子老
 於藏書集古琴棊酒五物之間自號六一居士今慕
 之則有四一處士之名乎王龜齡加其身於林下十
 一品而喚作十子今晞之則得凹凸窠四子之稱
 乎若使昌黎為之傳則加文房四友而似建安才子
 之數乎若使之假為風騷將則與漢家之傑同其負
 乎吾聞諸函三曰處士就三物之中最愛竹如意何
 為然乎想其如龍之形如草書雲字則同氣所相求
 使韓孟追逐於此乎於是把櫻拂以退者氣而對木
 根几則納涼之句可聯乎加旃朝起端坐手握如意

則蟠南陽之龍於此乎然則拂可以擬白羽扇其掃
 蠅蚋者似討寇賊而猶聞梁甫吟於此几上乎雖然
 遂不答三顧老休版築高尚其事抱隱逸之節守貞
 潔之操使出處進退如其意者所以表處士之心也
 禮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之謂乎古人曰但有
 歲寒心兩三竿也足曰兩三竿則猶有倫唯是一竹
 如意也足而已今以是為首以二物為其貳副者良
 有以也汪信民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以余
 觀之則處士愛此三物之意亦是同一般乎今有如
 胡康侯者聞之擊節嘆賞乎嗚呼以素為貴者上古

之質也。以文為貴者，中古之盛也。今此三物與彼用賈椽、土鼓、越席、禪杓之類，宜相比並，則處士其義皇。上世之人歟，無懷葛天之民歟。

演後三謠

凡物無並稱者，則唯一而已。自范曄後，漢書行於世，以來指班史稱前書，蘇子瞻再遊赤壁，故有前賦後賦之名。文山石處士既以竹如意、櫻毛拂、木根几為詩仙堂之三物，函三子為之。三謠以贈之，今復以其所藏木香案、紗鐵瓶、眉公琴加前，三物請函三作三謠。於是以前所作為前三謠，而今所作為後三謠。余

既演前三謠，故今又應其求。演後三謠，案也。瓶也。琴也。其物色形製，由來本末詳見其謠。中并小序，共是質朴之器，不借文飾者。與前三物同，則並稱而為詩仙堂六物者，固宜哉。夫案者，古人為盛食之器。中葉以來，為置香爐香合之具。處士名此案曰木崑崙，蓋以其形圓處有似崑崙山之故。乎崑崙者，神仙之所居也。然則揚一炷烟於此，而返詩仙之魂者，可想像乎。瓶者，元是汲水之器也。後人改換其形製，以為插花之具，而壁畫三十六人，皆是風流之秀才也。然則捕一枝花於此，而開精靈之眼者，可料識乎。琴者，樂

林山梅亭詩可是也
未陳酒盞酒瓶今已
作瓶瓶

器之統而為廟堂之器然無貴賤無隱顯無不樂此
聲則彈一曲之調於此而悅真像之耳者可聽豈乎
嘗聞此琴者大明陳眉公所藏也傳來入處士之手
今見眉公秘笈考槃餘事曰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
盡惟黧黧如烏木此最奇古也考諸所寄函三之圖
式則稍相類可以為一證者乎眉公有香案牘一篇
為古今列仙設之疑其彼有不知天命而妄求長生
之意乎果不及今為詩仙供之乎秘笈有瓶史曰花
寄瓶中則不見摧于風雨不受侮于鈍漢寵婢可以
駐顏色而養花瓶亦須精良以舊觚青翠入骨砂班

改陽公種花詩淺淡紅
白宜相向先後仍須次
第我或欲四時推
去莫教一日不花
宋即清甫詩云回頭
萬像皆塵客細嚼南
山北斗料

埴起為花之金屋未知與沙鐵瓶之奇妙孰為優劣
也秘笈又曰琴為書室雅樂不可一日不對清音余
謂豈唯琴而已哉香者為閑居之同參則一日不可
無案也百花之次第逐四時開則一日不可無瓶也
古人曰一炷清香一卷經一輪明月一張琴其意謂
至樂不過此然無花瓶則比處士則欠一樂也趙季
仁以識好人讀好書看好山水為三願可謂雅談也
然處士壯年之日或侍駿府或到東武或寓京師或
遊藝陽而所經歷名山勝水與所逢豪族列士儒雅
之輩不可勝計而暇日涉獵經史百家之書則非所

美乎未聞季仁，避世有此三物之樂也。嗚呼！前三物
在山居既至矣，盡矣。今又加三物，若試論之，則猶三
公之貳有，三孤三軍之將各有，佐乎揚推言之，則雖
八卦之三畫復加三畫而為六爻，風雅頌加賦比興
為六義之大，姑可擬之乎？就六物既備而論之，則猶
六府允治，六官分職乎？以人物比之，則猶六謝之同
族，六寶之同時，邁迨過遲，迨遠之駢頭乎？推舉言之，
則雖伏羲之六佐孔門之六侍宋之六君子，其數聊
可併按乎？或問曰：歐陽六一之號梅溪十二子之稱
子既前言之，今以其例加處士於六物之間，則如七

雄之相並而處士之指揮六物者，不似嬴秦并吞六
國乎？曰：彼其相爭相屠，何譬處士從容於六物之間
不須更相離乎？曰：然則竹林七賢可比之乎？曰：山王
不能終身於竹林，其餘五君出處履歷可有取捨，况
皆溺於酒則非處士之所慕也。曰：然則假以鄭薰七
松可准之乎？曰：所言雖可無妨，然其事微小也。於處
士其為不滿乎？問者不喜而退，余援而止之曰：汝暫
聽余言。孔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解者謂作者七人是也。陶靖節載諸羣輔錄
今姑配當之，而使處士庶幾乎問者曰：善哉！嗚呼！六

物以處士顯者可謂幸也自處士見之則猶太虛一
點之雲乎箕山之瓢潁川之牛不觸巢由之手則誰
傳稱之哉釣竿羊裘不預子陵之事則豈題詠之乎
然上無帝堯則下不能有巢由無光武之量則不能
遂子陵之高處士生于今之世全隱逸之志者亦猶
如此乎由是觀之則棄瓢岩下之月映四明山洞之
風桐江一客星降為清世一閑人者歟

新編覆醬續集附錄二終

新編覆醬續集附錄卷之三

門人石克子復編纂

聘君石六六山人墓誌銘
柳谷塾子苞
公姓源氏石川諱重之始號嘉右衛門後改左親
衛一諱凹字文山六六山人其別稱而世三州人
也清和帝七世孫源義家第六子左兵衛尉義時
號石川是迺石川之所自出者也義時十五世孫
大炊助信貞仕源長親君君者
東照大神君之高祖而信貞者公之五世之祖也信

貞生信治信治仕

神君之藝祖 清康君攻尾州熊谷城而有軍功矣

子正信仕

神君之皇考 贈亞相廣忠君與今川義元攻三州

安城而拔焉正信先登 君賞之賜長吉之佩刀

而后奉仕

東照大神君戰死長久手其子信定屬石川長門守

攻駿州田中城被衝左股奪其槍矣信定有三男

一女長乃公也公幼而岐嶷四歲而健步行道里

餘穎敏過人能知二歲之時事十六歲而奉仕

神君常陪侍 左右 恩遇異常元和乙卯夏五月

秀賴反

神君至難波自帥師征之公至戰伐之日而獸犯軍

令竊出營中而先登矣岡山之戰交槍被創又至

城門與敵人佐佐某者及從者力戰遂獲二人首

班師之後屏居洛納與羅浮子杏菴玄同等為驩

雅之交而后親炙北肉藤先生得聞聖賢道學之

風始學禪教後捨異學而醇如誠卓乎非文武雙

才耶母老家貧遊宦西州其臨將行謂羅浮子玄

同子曰此行也豈素志宿心哉母終天年則身將

晉漢筆談類目陽
習縣有一杜生者不知
其名邑人但謂之杜
五郎所居去縣三十
餘里唯有一居兩間
其一間自居一間其
子居之空之則有空
地丈餘即是雞門
杜生不出雞門凡手
年矣黎陽尉孫乾
曾往訪之見其人
頗蕭灑自陳村氏
所能何為見訪孫
問其不出門之因
其人笑曰以苦者
過也指門外一桑曰
十五年
前七曾到此桑下
納涼何為不出門
也但全用於時每
末於人偶自不出
耳何足尚哉

退不敢食言矣公事老母至孝居有年老母沒居
喪盡哀服闋而后捨官歸洛適尋名山而遂肥遯
台嶺之林麓一乘之邑凹凸窩中築詩仙堂於其
中撰漢晉唐宋作者三十六人而畫之揭之蓋擬
諸我

邦之歌仙是迺詩仙之濫觴也羅浮子為之記園中
境有十景有十二羅浮子洎向陽讀耕賦之詩而
後公咏和歌而再不渡鴨河再不入京師頗彷彿
指門前之桑况又一生不近粉黛亦無有妻孥人
以比諸元魯山三逕塵除半夜燈閑閑淡寡欲一

裴一葛未敢取于人其行已也剛而直廉而潔其
嗜學也如食芻豢四十年来杜門養病未嘗接俗
士未嘗問俗事所交遊者僅六七十人余亦在其列
洽聞博記搜討無遺特巧詩律而筆端高妙私依
唐體而得浣花之髓奚翅當世之宗工鉅匠而已
哉我
邦自有二皇子之咏以降言詩者數十百家數十百
家之中不見出公之右者矣寬永丁丑韓客來
朝與學士權伏筆語伏一讀其詩為
日東之李杜有是哉外國之人之賞之也厚好之也

深圖書堆案家無儋石甌宇廓然無所碍安貧樂道俯仰無愧誠飄飄淳靜好古之隱君子也素能隸書羅浮子曰如隸書也者

本邦所未嘗見者也其平生之吟稿曰覆醬集行于世今茲春夏之交臥床而不起臨終謂其左右曰結纓易簣之志未嘗忘焉其端正如此嗚呼悲哉西山之日已迫寬文壬子夏五月二十三日日將晡而端坐而逝享年九十歲貴介達官識與不識共無不哀惜焉歛葬其處其地村民會葬者百有餘人其平生之惠之所及不言可以知焉門生

等來告而請誌及銘不佞不佞忘年之交數十年所何敢辭涕泣筆之且係之以銘銘曰有器識居林巒安義節泥蟬冠懿哉德天地寬

聘君石六六山人行狀

塾子苞

振古名位之不兼得也久矣有其位者榮身一時有其德者流芳千載天之以爵祿厚人與以道義厚人是乃所以判然之故也人皆識有有位有居之樂而未識有無位無名之真樂世人之所慕者

無慕焉世人之所不慕者獨慕焉其獨慕者為誰
石川公惟其人也公姓源氏石川諱重之始號嘉
右衛門後改左親衛一諱凹字丈山大拙其別稱
也或稱藪里翁或號東溪叟或稱六六山人山木
山材蓋其舊號也世三州人也清和帝七世孫源
義家第六子左兵衛尉義時號石川是迺石川之
所自出者也義時十五世孫大炊助信負仕
源長親君君者

東照大神君之高祖而信負者公之五世之祖也信
貞生信治信治食邑於三州泉鄉仕

神君之藝祖 清康君攻尾州熊谷城而有軍功矣
隱居自號道雲子正信仕

神君之皇考 贈亞相廣忠君天文十七年秋九月
與今川義元攻三州安城而拔焉正信先登
君賞之賜長吉之佩刀至今寶之而后奉仕

大神君戰死長久手有子曰信定信定有三男二女
長乃公也公幼而岐嶷四歲而健步行道里餘能
知二歲之時事十六歲奉仕

神君常陪侍 左右于伏陽于江陽于駿城忍川越
之間無不奉從 台駕元和乙卯夏五月公有疾

病將死蒙

台命使國醫鴻術之士診治多端焉時有難波兵疾未瘥疆而輿焉中路鞭一馬馬上飲水數甌而后宵宇清爽疾半瘥是夕也召御前而大賞其壯節之卓然超然越翌七日黎明竊出營中而先登矣岡山而交鋒被瘡暨暨詔詔又至城門與敵人佐佐十左衛門及從者相戰遂獲二人之首公自少有退隱之志班師之後居妙心之禪院而後退居京師與羅浮林子洵田子元氏戶花屋氏堀杏菴氏菅玄同氏爲文場之交始學禪教後捨

異學而醇如時惺窩藤先生在北肉峯下而教授先生者我

邦之儒宗也雖故舊見其面者稀矣一日先生謂羅浮子曰嘗聞石川氏之爲人未接其人相共與子來前且余欲與之語羅浮子愕然而后欣然而告之曰余未聞先生之接人也余自聞之竒之異之幸與子共往之公許諾於是親炙先生頗得聞聖賢道學之風後母老家貧遊官列國牧伯能遇之以客禮其將行西州而謂羅浮子玄同二子曰此行豈素志宿心哉母氏百歲之后永爲潛居

不敢食言公事老母至孝居有年老母沒而後居
喪盡哀喪終而后捨宦再歸京師遍尋名山而求
棲真之地遂幽居台麓之一乘寺之凹凸窩中嘉
卉美木爲之伍月扉雲戶養高林泉後咏和歌而
再不渡鴨河再不入京師彷彿指門前之桑一生
不近粉黛無妻亦無子人以比元魯山閑淡寡欲
而不與凡塵伍雖一裘一葛未敢取于人遠志高
識殆忘世忘物嗜學如渴杜門唔咷四十年來不
接俗士不問俗事其所相交者僅六七十人余亦在
其列洽聞博記搜討無遺有才藻而富詞翰特巧

詩律而圓熟自然落筆則渾厚細潤私淑唐體得
浣花之髓奚翅當世之宗工鉅匠而已哉我
邦自有大友大津之咏以降言詩者數十百家不見
出公之右者矣寬永丁丑韓客來朝與學士權
試筆語試一讀其詩爲
日東之李杜可觀異域之人之賞之之至于茲公素
能隸書得者皆十襲而以爲席上之珍羅浮子嘗
嘆曰能隸書者中華有之
本邦所未嘗見者也
後光明帝萬機之暇命伊勢守高木守久而使公書

新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三十三 金卷三十三
卦之文字隸書既成而獻之
睿感有餘而大賞其筆畫之美
太上天皇亦求畫贊辭而不應書一幅之隸書以獻
之乃賜酒肴於山舍而益賞之洛人無不識焉其
平生之吟卷曰覆醬集行于世晚年築詩仙堂于
林巒之間羅浮子爲之記撰漢晉唐宋作者三十
六人畫之擬諸我
邦之歌仙是迺詩仙之濫觴也况又嘯月樓獵芸巢
其遊學之地而老梅關躍淵軒其遊憩之處也流
葉滔百花塢其遊觀之境也有洗蒙瀑有小有洞

有膏肓泉至若台嶠之雲簇簇而鴨河之流浩浩
僉晨夕望中之物也悉無不入吟哦之中不亦可
乎不亦快乎不亦清乎其園前園後之十二景十
境向陽氏讀耕氏賦之詩圖書萬卷家無儋石唯
平生所愛者凡六物曰竹如意曰天造几曰木崑
崙曰櫻毛拂曰眉公琴曰砂鐵瓶悉是幽賞之隱
具而稀世之異物也林家兄弟共有歌謠而賞之
公久居畎畝之間常忌濁富而其清貧禽聲爲鼓
吹群葩爲錦繡薜蘿爲畫屏山爲賓雲爲友鼓腹
其間撚髭其間坐卧言笑從其所思間逸自得任

其所成花與柳月之夕與雪之朝余無不往而會
會則必無不催幽興古今之興亡歷世之人物百
氏之文體味之弄之賞焉嘆焉或討論之或品節
之其間有可喜者有可悲者有可驚者有可恐者
有可惆悵者有可嗟嘆者黃卷之中喜怒哀不一掩
卷而勃然掩卷而粲然几席之前忘日之肝筆硯
之間不覺夜之闌未知此身之遊太古之時宵字
快適秋毫無所碍所謂仰不愧俯不怍誠淳靜好
古之隱君子也今茲春夏之交有疾而不起嗚呼
悲哉西山之日已迫寬文壬子夏五月二十三日

以老疾終于家時九十歲也臨終不亂謂其左右
曰無忘結纓易箒之志其節操如此舉世舉人無
不哀惜焉門生等來而請布其行狀余忘年之交
數十年所何敢辭故謹狀

石徵君祝壽編序 平岩仙桂

齒者達尊之三而五福之一也天有老人之星辰
地有南山之祝詞於書乎於詩乎靡不尊之信之
燕毛所以序之也禮九十曰耄距古迄今已七十
為希有之齒古之詩人所以咏歎焉也假令雖享
九十之齒未嘗賤其德厚而其節全者且今菑厚

德與高齒則天授也國瑞也蓋香山九老之會胡
果一人且八十九為諸老之魁首然厥不滿台背
之數期考睢陽五老之圖至九十者王煥畢世長
唯二人耳古今之間鮮矣齒我師凹凸老先生嘗
種呂高德義且厚少壯奉仕也東照大神君之幕下大坂凱歌之後辭於
幕下遊事西藝藝主一見先生之德器景仰之敬服
之罷遇庚腴胥翁如賓主之禮先生應接諸士之
際類孤鶴翩舉超越羣雞進退屈伸非禮苟不出
非義苟不入伐閱功勞可仰觀及阿負之沒襟衣

掛冠一芥於爵祿決然頰去藝主枉不能鉤止也
寬永之歲草身乎四明之雲巢達名乎朝鮮之異
域左右文武美善俱盡比及七秩詠和歌一首乎
鴨川之水涯不欲再渡而后藪紛華之竟安膝乎
乾坤之草堂葛藟纏階松筠蔭門栗里之秋浣卷
之春鍾勝絕於斯一時鉅公才人十手指之十目
視之悉靡不嘉尚先生之德行孤山之君復不履
城市二十年中華之人顯記青史為文苑之一奇
事如先生君復之隱操符節功合何且異哉予沾
浴先生之下風久關門牆斐斐往來敢無間斷二

昂音整法也存世
又何昂以治天下

十有餘禩經歷其間聞聖賢之學範聳忠孝之精
要聳詩文之律髓縮胸粟屐未能一焉足憫書麓
之朝先生汎容思慧教誨不倦魯叟曰微管中吾
其被髮左社矣於戲微侍先生之席側何昂得聳
彝倫之紀綱與詩式之雅俗邪先生之貞節垂觀
天地泥塗軒冕傍隨乎前川之花柳吟弄乎高樓
之風月心體廣胖意味深長白日之羲皇假樂之
君子也竊想公孫永隱於平郭章泉遁於玉山蒼
顏白髮蟬蛻乎萬物之表相羊乎泉石之及陶然
無不自得加呂稷宗時陳雍有高尚之行儀嘉其

德壽而得賜羊酒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僉官祝之
稱之此等之人老年之曹也先生壬子之春享耄
老之齒奇哉鑠哉舉世尚稀山岳獻壽猿鶴胥喚
為無疆之祝音予亦驩忻仰首申肩不欲箝口伏
冀先生之齒與天壤胥始終高明之山悠久之水
永究於期頤之年

仙桂仕加賀羽林君後退居六六山中舊歲罹沉
疴而逝矣故不及著述此集之序跋以為恨焉
幸得此文字於反故堆中故錄之聊為記姓名
爾

